



## 年的味道

□郭玉霞

今天报纸：“烟火气”重归。商场、超市、农贸市场人流量逐渐增多。是的，年关岁底的，就更忙碌了。

探头看楼下的邻里，晾衣架上挂着两排香肠。西边人家，窗帘、被套满当当地晒在晾衣架上，前栋楼有人家正擦着窗户。

到了露天大菜市场，比上周热闹得多。卖鸡的摊位前，居然排着好长的队。牛肉摊、羊肉摊、猪肉摊前，人头攒动。鱼儿、虾儿，在一排排大盆子里活蹦乱跳。“这鱼多少钱一斤？”“给我称一斤对虾。”抓鱼的，称鱼的，杀鱼的，等鱼的，有大爷大妈、有帅哥靓女，好不热闹。

菜场从南到北，熙熙攘攘，东西两边都是店面。新鲜的鸡鱼肉蛋，水灵灵的蔬菜瓜果。炒货摊上：花生、瓜子、栗子、长生果，品种多，生意旺。吆喝的，问价的，称重的，付款的“滴滴”声，不绝于耳。看着这样的年关，这样的烟火气，心里一阵温暖，突然有种重返人间之感。

每年年关岁底，处处都是年的味道。邻里间弥漫着的肉圆香，街头巷尾晾挂着的腊肉、香肠、风鹅，店里门前一层层蒸笼里冒着热气，顾客手里数着装着各式包子。

“忙年啊？忙啊！”人们见面这样招呼着，脚步也加快了。

擦窗户的，清洗抽油烟机的、洗衣机的，打扫的，家政也都是提前预约好的。“今年还是你来啊，抽空帮我家擦窗户。知道我住哪吧？”“知道呢，老板娘。”她总是这样称呼我。十多年了，每年都请她年前来。平时我小擦，年底得靠她带来几个人来，打扫下，他们有工具，有经验，人还实诚。

拆窗帘、洗被褥。我就爱看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楼顶，晾着的花花绿绿，都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等家里都打扫清洗停当，等食材都基本备齐。接着就是去超市买年礼了。

烟酒、茶食、糖果。走亲访友的，长辈的，孩童的。大糕、枣儿、果子这些是必备的。

其实我最爱逛的是卖年画和对联的文具店。虽然我只是去买春联和对联回来，但我喜欢看那花花绿绿的喜庆和人气旺旺的热闹。

早年间，谁家过年不买几张年画啊？花鸟鱼虫、活泼孩童、庆丰收、寓意五谷丰登的；帅哥靓女、电影明星的；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，买回家，贴在屋里，满屋子的喜庆，满屋子的新。

新年新气象，大年三十，那红红的对联，喜庆的窗花一贴，新年新气象啊！

一大家子，欢天喜地一起吃个团圆饭！分压岁钱的，抢红包的。新年来了！

## 拜年

□宣江

忙年、过年、拜年是春节这场大戏的三部曲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很小的时候，不懂得忙年，巴望过年，更喜欢拜年。手拎两包茶食，一身崭新的穿戴，跟着大人们走亲访友，很坦然地接受亲友的热情招待，临别时口袋里总能揣回几份红包。这钱是不能乱花的，哪怕买一支铅笔、一本小人书都要征得大人的同意。拜年的次数多了，如此一元、二元的积攒起来，等到春学期报名时就能派上用场了。

老家以前流行一句俗语：拜年拜到初五六，不是没鱼就没肉。此言足以表明那个年代物质的匮乏以及人们对拜年的重视。其实这是主人故意自谦的说法，尽管农家过年简单，但只要是在正月，逢到有人来拜年，总是能够倾其所有，备上最好的饭菜。有客远道而来，最高兴的也是我们这些孩子，不分宾主，一起放鞭炮，一起做游戏，互赠玩具，相约来年再聚，尽兴而归。

我结婚成家后，初为人父，按习俗，理所当然地要带着女儿去亲友家拜年。于是，我要事先统计拜年的名单，设计拜年的路线，还要针对不同的对象计算拜年礼品的分量和规格。那时乡下没汽车，都是自行车代步，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或冰雪融化，道路泥泞坑洼，那更是举步维艰，一车的泥泞，一身的汗水，一声声无奈的叹息，把过年的好心情都搅乱了。“爸爸，我们明年还要来吗？”女儿无数次带着抱怨的语气怯生生地问我。我茫然，无言以对。

渐渐的，我对这种年复一年地拜年产生了厌倦的情绪，感到好像是一种负担，身心疲惫，很不乐意为之。并非我不屑于联络乡情、亲情和友情，而是觉得传统的习俗也应有改变更新的必要。再说，亲情和友情并不完全是靠单调的习俗来维系的。拘泥于习俗，但拖累了自己和他人，何必呢？

后来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不断丰富和提高，拜年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很多人都采用打电话、寄贺卡、赠挂历等方式取代登门拜年，这也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。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，拜年更是轻松便捷了。群发短信、视频致意，天涯成咫尺，不一样的方式，彼此倍感温馨。

明代大画家、书法家、文学家文征明有诗《拜年》：“不求见面惟通谒，名纸朝来满敝庐。我亦随人投数纸，世情嫌简不嫌虚。”意即不要求见面只是希望通过一种简慢的形式来相互问候，倡导的是既尊重习俗又不耽于空虚的礼节。如果说春节是我们民俗文化的盛宴，那么，拜年则是蕴含亲情的大餐，因此，不要局限于迎来送往，不要蹙眉于交杯换盏，以一种淡定从容的心态面对，该是上佳的选择。

春节长假，难得一次调理身心的机会，营造一屋的温馨，与家人共享宁静，共享欢乐。

## 烟火味

□朱文虎

春节至，南京老门东推开年味大门，为游客送上一道新春年味大餐。一只只瑞气祥和的闹春小玉兔，神态各异，纷纷登台亮相，招人眼球。这里人间烟火味十足，烘托年味的文化气息，揭开新春的序幕。人山人海观灯会的人群，一饱眼福，享受着这特有的年味喜悦。

前往老门东的路上，尚是冬阳一片。到了这里，天色已逐渐走向黄昏。天空蓝灰色与夜色彩灯交相辉映，显得格外诗情画意。从四面八方涌进老门东的游客，竞相观看这里的新春缤纷灯会。老门东主门朝北，门前有一条浅黄色的石板路面，两侧装点着各种姿态的玉兔纳福灯模。未进主门，便有一股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步入其中，中间铺设长长的青石板路，两旁满目皆是飞檐翘角、古色古香的门面商铺。路南尽头处，有座中华门古城墙横在这里，将繁华的夜景全部搂在怀里。我走在人如潮涌的人海中，小步向前移动，双目左右兼顾，路边树木枝干上悬挂彩灯，火树银花，门面商铺内灯光炫丽，人流进进出出。人群中，有好多美女身穿时尚唐装，手拿一把小扇子，在人流中轻盈穿行。这里的夜景和人气不逊色于繁华的夫子庙，仿佛让我看到老门东那个年代的市井生活，小街繁荣的画面。路一旁，有一块红色喷绘的大幅画面，上面有许多汇集的“骑在爸爸肩上观灯会”的照片，引人注目。如在照片中寻找到自己，分享出你的故事，可到游客中心领一份新春好礼。这组趣味的照片，引起不少人驻足观看，人们都希望从中找到自己曾经的身影。这也是老门东迎新春、营造年味氛围的一个文化宣传亮点。

我来到老门东，除提前观灯会外，还享受这里的年味文化时光。在路边，我看到了诸多小摊位，有卖糖葫芦的，有卖地方特色小食品的，有卖精美装饰工艺品的，有师傅手工制糖画的，有吹泡泡糖小动物的，有民间剪纸画的，有画彩色人物素描头像的，有面对面画彩色人物卡通像的。在糖画摊位上，有很多小孩购买自己喜爱的十二生肖糖画，脸上荡漾起快乐的笑容。在画卡通画摊位前，这些来自民间的手工艺师傅，向人们不断展示传统绘画绝技。我看到一对年轻靓丽的情侣，他们请师傅为他们画一幅卡通像，以作留念。师傅们用娴熟的技艺，了几笔就勾画出一幅卡通情侣画像，他们看了很满意地笑了。这里夜景很美，人气旺盛，年味特浓。

我继续向前行走，在最南端古城墙处，有一座超大的玉兔灯模，玉兔站在莲花上，栩栩如生，吸引人们的目光，成为观灯会的最大看点。人们汇集于此，纷纷拍照，只听夜空中飘来一阵阵咔嚓咔嚓的拍照声。夜色茫茫，老门东依然人流络绎不绝。在这里使我现场感受到，我不仅仅是单一观花灯，品年味，而且收获了这里的传统艺术与人间烟火相融的文化味！



## “聚宝盆”

□任崇海

过年，涵盖了除夕和春节，既处于一年之末，又为新一年的开始，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，不仅十分重视，而且十分讲究，构成了独特的春节文化，如掸尘、送灶、贴春联、吃压岁酒、分压岁钱，初一早上吃“开口糕”、放“开门鞭”等。尤其是除夕夜这一时刻，可谓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，具有辞旧迎新之意，故而各家各户都特别重视，有很多习俗规矩，蕴含着丰富的内容、深刻的寓意，给人以幸福、安康、吉祥的预祝，给人以丰收、兴旺、发财的企盼。曾记得儿时除夕夜，父亲总是在堂屋里的家神柜上，安放一个“聚宝盆”，里面还要“栽”上一棵“摇钱树”，至今记忆犹新，令人回味。

“聚宝盆”就是用比洗脸盆小一点点的盆子，下面放着大米或五谷杂粮，上面再放些青梅、红丝、柿饼、红黑枣、栗子、大糕、果子之类的果品点心，盆子外面贴个“福”字，并从野外松树上采来松枝，插于盆子中央，在松枝上夹着花生、染成红色的白果等，同时剪些纸钱贴于松枝上，这就成了“摇钱树”。在除夕晚上，吃压岁酒之前，安放在家神柜的中央，企求来年生财聚财，发财致富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几乎家家在除夕晚上都有安置“聚宝盆”的习惯，不过较为贫困的家庭，盆子里放置的果品就简单得多了，只有几片大糕和一点果子，显得较为寒酸。而大户人家的“聚宝盆”里的果品种多，数量足，装得满满的，显得很富足！

然而，儿时我不知道什么“生财聚财”的，只是关注着盆子里的柿饼、大糕、果子之类的点心。说实话，那时家庭经济困难，勉强维持生活，平日里哪能吃得上这些美食啊！看到了，都是“馋刮刮”的，口水竟流了下来，有时避着大人，拿一两片大糕、一两条果子或是枣子吃吃。一次被父亲发现，被狠狠训了一顿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动“聚宝盆”里的果品了。直等到正月十六夜，父亲将“聚宝盆”撤下来，才将里面的果品分给我们解馋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除夕夜安置“聚宝盆”的习俗如今不再见到，成了封存在记忆中的乡思、乡情、乡愁啊！

